

# 科學與醫藥話語下的性重構： 評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曹育愷（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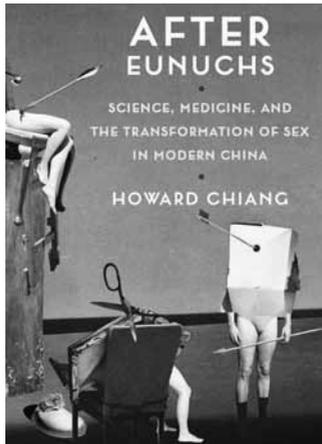
書名：*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主編：Howard Chiang（姜學豪）

出版年：2018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圖一：*After Eunuchs*書封



資料來源：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提供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以下簡稱《太監之後》)的作者姜學豪(Howard Chiang)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職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歷史系。本書試圖呈現帝制中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特別是鴉片戰爭以降至民國時期,社會對於「性」的觀念和認知因外國「性知識」的傳入而產生質變的過程。作者更將討論視角延伸至1960年代台灣,以現今方興未艾的「華語語系」概念,說明性知識的跨地域流傳。若回溯姜學豪的學思歷程,便可發現此一具開創性的嘗試,串連著他長久以來的研究關懷,如:中國醫療史、精神醫療史、酷兒研究,以及華語語系(Sinophone)、跨性別研究等議題。本書可說是姜學豪進行跨領域研究整合的具體成果,業已獲得2019年國際亞洲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人文社會學科書獎,以及2020年由性科學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exuality)等獎項的肯定。

《太監之後》以「太監」為討論起點,說明自1869年Georges Morache討論北京衛生的書籍出版之後,中國的閹割傳統甫進入全球的公眾視野(2018: 23)。姜學豪指出,太監之所以會在帝制中國晚期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基於西方生物醫學傳入中國,以及中國將自身視為虛弱、缺乏國族認同的歷史背景有關(2018: 22)。一如諸多史學研究已指出,帝制晚期國家將人民(不論男女)的「身體」視為有待改革的對象,相關的論述呈現出一種從「身體」至「國家」的改造邏輯(黃金麟,2009)。既存的「習慣」被視為不文明的象徵(如纏足),成為亟待改革的目標(Ko, 2005 / 苗延威譯,2007),姜學豪所討論的「太監」亦是在此種國族改革論述中被提及的對象。

《太監之後》旨在探討不同時期的歷史行動者,如何逐步共構生

產出新興的性認知，包含對人體構成、不同性取向等話語的理解。全書共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 一、China Castrated（被閹割的中國）

作者首先進行簡要的文獻回顧，並說明太監存在於中國的歷史軌跡。全文以 1976 年中國最後一名太監陳存仁為論述起點，說明太監於中國歷史中具有悠久的傳統，同時解釋中國之所以會有閹割（castration）的行為，其出現時的歷史與知識背景。再者，作者指出清末時，太監遭受閹割後具有缺陷的身體，是如何進入西方人的視野；相關的照片、繪畫及閹割手術的描述，是如何生產出作為「文化他者」的西方人對於太監的認知。最後，作者提及西方人逐漸將太監被閹割的身體與中國連結，指稱中國亦是具有缺陷的國家，太監的身體和中國的國體產生對應關係，因而使得太監被塑造為中國的恥辱；此部分大抵可說是太監於晚清時期躍入西方視域的認識史。同樣作為形塑國族主義的具體改良方案，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一書關於纏足的研究和姜學豪對太監的討論，呈現出因性別問題所產生的論述差異。儘管同樣是有待革除的陋習，且均受大西方知識傳入的影響，但放足論述著眼於如何使女性得以參與原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勞動生產機制，同時，提倡放足的論述呈現出一種否定傳統的現代性（Ko, 2005: 94）。姜學豪則是將太監視為西方知識傳入後，被重新發現的對象。相關論者依憑西方的生物學知識，重新解釋被西方視為不文明的對象，嘗試合理化這些「異常他者」的存在原因。

## 二、Vital Visions（鮮活的視覺）

本章作者以「視覺」為標題，聚焦於討論醫學書籍中的圖片，實為討論西方醫學的相關知識，如何透過視覺的方式被再現，並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的過程。作者首先簡要回顧中國婦科的發展，並提及西方解剖學與遺傳學等知識的傳入，如何影響中國的傳統醫學。作者選用圖像（解剖圖）作為討論媒介，說明圖像影響如何呈現，以及影響的程度如何被檢驗。作者對照傳統中醫的身體圖像與西方醫學的解剖圖，說明西醫解剖圖如何使讀者接收新型的人體認知，相關圖例能夠更為精準地掌握人體。此外，西方醫學不僅使人們得以細緻地掌握人體的構造，同時也開始改變中國醫學用以談論人體的話語，如人體陰陽的觀念，開始被雌雄、男女等詞彙所取代。西方醫學藉由精確的解剖圖及生物學話語，開始系統性地改造中國傳統醫學談論人體的方式，以生物學的討論重新建構中國的性別認知，並將女性由僅能從中國傳統家庭網絡獲取意義的位置解放出來。

## 三、Deciphering Desire（破譯慾望）

此部分作者觸及中國性別史研究的重要議題：中國何時開始出現「同性戀」的概念？作者於此處嘗試回答，中國既有的「男色」概念和「同性戀」兩者之間的差異。作者以 1920 年以降，生物學對於性的論述在中國社會開始逐漸普及為背景，說明同性戀於新文化運動（1915-1924）至五四運動時期，如何逐步浮現於中國社會。作者首先指出，中國之所以會出現同性戀的概念，是因為西方性知識傳入，影響中國人對於性的看法。因此，在性知識不斷流傳的情況下，同性戀

才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討論範疇。此種討論方式和桑梓蘭等學者的切入點相同，然而，桑梓蘭論及 1920 年代同性愛論述出現的過程時，所聚焦的部分是詞彙的譯介與本土化過程，同時，桑梓蘭解釋同性愛論述出現的背景，是來自於相關論者對於女同性戀行為所體現的焦慮，因此，性學知識的傳入反倒成為管制女性性態（female sexuality）的必要性概念工具。由此可見，桑梓蘭論述女同性戀行為時，大抵是立基於如何「合理化」此種當時被視為異常的性別關係。姜學豪的論述方式則是要說明，相關的性學知識是以何種樣態傳入中國，其中姜學豪指出與同性戀相關的討論，和民國時期的「性教育」密切相關，此時與性有關的話語，圍繞著如何幫助國家復興而展開，而異性戀情侶的性行為被視為有益於國家復興。全文以性學博士張競生、潘光旦兩人的論爭為討論核心，透過相關的論爭與學說，描繪同性戀的概念如何於二十世紀初期浮現。

#### 四、Mercurial Matter（游移的物質）

此章的主題，由同性戀轉移至二十世紀中國如何開始接受性別轉換（sex change）的觀念，以及當西方內分泌學說傳入之後，中國原有的雌雄同體、兩性同體（Bisexuality）觀念，如何被重新理解。伴隨著內分泌學說的出現，相關學者開始反思出現男變為女、女變為男等案例的原因，並以此判斷人如何「成為」、「被指認為」男性或女性。此處作者提示我們，內分泌（荷爾蒙）學說出現後，外顯的性徵逐漸無法作為我們指認他人性別的方式。此時的醫師開始了解，人的性別是由染色體所決定，而內分泌則是影響身體表現的主因。隨著內分泌學說的興起，中國傳統醫學對於男女的定義亦遭受挑戰，髮質、

皮膚等肉眼可見的特徵，成為內分泌影響下的產物。同時，Sex 也成為一種可經由荷爾蒙調整的模型。此外，透過相關西方醫學書籍的翻譯轉介，醫者也開始接受肉體與精神分屬不同性別的可能。隨著內分泌學說的傳入，太監成為中國社會重新關注的對象。關注醫學／性科學的論者開始理解與認知，太監被割除生殖器後，被閹割的男體成為另一種新型的性別存在。作者以劉丕基為例，說明游移於男性與女性交界的性主體，開始出現各種不同的稱呼方式，如：男性雌雄人、女性雌雄人等。當性別的二元分界開始受到西方學說挑戰，並且逐漸鬆動時，中國報刊也開始出現一些特殊的性別轉換案例。

## 五、Transsexual Taiwan（變性臺灣）

本章作者將關注的地點轉移至台灣，透過 1953 年《聯合報》所刊載的台灣首位跨性別者謝尖順的案例，說明性別轉換的個案首次於台灣出現時，所產生的後續討論。於此案例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家權力介入個人的性別身分選擇，謝尖順原先期望保留「男性」的身分，但卻經由手術被強制變性為一名「女性」。政府適時的強制介入此一備受矚目的變性案例，不僅是為證明台灣醫療技術的進步，更是在後冷戰的背景下，期望和美國醫學技術的發展比拚。因此，謝尖順的身體被國家所徵用，成為另一個地緣政治的角力場。此外，作者更羅列諸多在謝尖順案例之後，台灣各地的跨性別以及無法由外觀判斷性別，而引起關注的相關報導案例，說明台灣原先對於性別的認知如何遭到這些「不男不女」、「中性」的案例鬆動。

## 六、結論與討論

綜觀全書各章節後可發現，作者以太監作為起點，說明中國傳統討論「性」、「身體」的話語，是如何被晚清時期西方傳入的「性」知識所改變。姜學豪並非首位討論帝制晚期「性話語」的學者，如桑梓蘭於《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以及許維賢（2015）《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均有涉及相關的議題。兩本書各以女性和男性為論述核心，說明性別如何影響民國時期關於同性慾望的討論，其中各有側重的部分。桑梓蘭嘗試捕捉現代以前的中國，由女女情愛過渡至女同性愛欲，兩者間的論述轉變是如何發生；許維賢則試圖呈現由中國傳統「男色」觀念過渡至「同志」時，相關輿論的爭辯過程。然而，姜學豪所採行的研究取徑與上述二者不同，其所聚焦的是造成論爭的「觀念」是如何傳入中國，包含以何種形式、被誰、透過什麼管道。正如桑梓蘭提及：「傳統批判者從一開始就援引歐洲生物學來抨擊各種傳統教條，但是在傳統規範喪失了其根基之後，必須更加借助於生物學」（桑梓蘭，2014: 25）。帝制中國晚期，生物學知識傳入並介入相關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傳統家庭、情愛等議題的論爭，是一個已知的事實。上述的學者並未深入討論相關醫學知識的傳播軌跡，基此，我們便無法去詢問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中國性別認知基礎的動搖是如何發生？儘管相關學者已透過詞彙譯介、輿論爭辯等面向，向讀者說明觀念演變的過程，但仍舊無法回應：性別必須成為國族主義改良方案的認知基礎是從何而來？姜學豪的研究便填補了此一討論的空缺，同時更為拉伸討論的尺度。

開展論述時，姜學豪以 *Vital Visions*、*Deciphering Desire*、

Mercurial Matter 等三個面向切入，說明中國傳統社會對於性的認知是如何被改變。此處所說的改變，並非是以「新」取代「舊」的單純典範轉移，反之，作者所要說明的是，當中國傳統社會對於性的認知產生改變時，過去存在於中國歷史中的性別特例，如跨性別、性別轉換，如何被新的認識體系或是新的屬性認識論所接受，乃至於被重新發現。這些因為既有的知識體系遭到改動，而被再發現的性主體，如何成為一種新型，可被討論的性領域？這是《太監之後》一書極為具有啟發性的討論與嘗試。此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姜學豪由歷史學研究中所透顯出的現世關懷。《太監之後》一書中以太監與跨性別者，作為討論的兩個端點，作者以太監為討論的開端，逐步向我們陳述中國對「性」的討論與理解改異時，跨性別者成為被性話語重新接納的對象。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以太監作為起點，討論中國帝制晚期既存的性範疇，為何／如何逐漸產生遞移時，才能夠將跨性別納入討論的視閫。跨性別者成為伴隨著西方對於中國太監的認識過程，而逐步成為被中國社會文化重新「再認識」的對象。再者，作者的討論時間後推至 1953 年的台灣，並嘗試將台灣出現的跨性別個案，納入後冷戰時期基於中國人民的離散事實，所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sinophone group），透過地緣政治的觀點，說明台灣出現的跨性別案例的身體，如何被指認為涉及政治認同的對象。作者的討論由晚清橫跨至二十世紀中葉，不僅勾畫出此一時期中國所經歷的「性」轉變，更於全書結論處提及，於二十世紀末，人們開始能夠接受、渴望、多重地選擇「性」的同時，基於跨性別者的能見度和政治合法性逐漸強化，我們也能夠去挖掘性的不同想像空間（Chiang, 2018: 286）。《太監之後》替讀者帶來諸多啟發，也激起學界的討論。

本文嘗試從論述的有效範圍、史料選擇方式，以及接受史的研究

方法這三個面向出發，提出個人的看法，以期激起更多迴響。首先，《太監之後》一書交織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性觀念轉換史時，作者的書寫是否意在宣稱，此時的性觀念產生一種「集體性」的改變？或是要呈現某些知識群體對中國傳統性觀念的新認知，與此同時社會中多數人的思想仍未被撼動的「部分」改變？倘若是後者，則當我們嘗試將討論塑造得更為立體時，是否應同時納入那些當西方醫學證明人體存在著跨性別的可能時，仍鄙棄此種說法的群體的聲音，並理解其論述如何共存於二十世紀中國？本文認為作者並非要宣稱二十世紀中國的性觀念轉變，即如《太監之後》一書所呈現的是鐵板一塊，或是一種時代潮流的「集體性」演變。倘若如此，史家應如何更適切地處理此類研究課題，以形塑此種差異論調得以並存的討論空間？

再者，本書為了勾畫出性觀念轉變的歷史進程，大量選用翻譯書籍與報刊等史料。然而，對這些相關史料的介紹，若只說明其內容，似乎無法令讀者掌握這些史料文本在當時產生的影響。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納入更為多元的史料相互參照，一如姜學豪於書中論證西方解剖圖帶來新型的人體認知時，我們可以持續去追問，相關的醫學知識是否曾產生跨域流傳的情況，如醫學、生物學書籍進入大眾輿論論述範疇，以及報刊、文集、乃至於小說等不同的文學類型當中，不同的文本類型如何挪用相關的醫學話語，如此的討論方式或許可以勾畫出特定觀念的接受史演進軌跡。最後，作者討論西方醫學（包含解剖、內分泌、染色體）概念傳入中國時，時常採用的論述前提是，相關醫學知識已被中國「接受」，並據此說明相關醫學知識如何影響中國社會對於性的認知。然而，我們是否需要納入反對西方醫學的聲音？或是當我們理解到存在特定醫學群體接受西方醫學知識時，是否仍然需要呈現反對甚至駁斥西方醫學概念的群體，他們是如何要、以

及如何能夠，反對西方醫學，他們用以和西方醫學相抗衡的話語資源是什麼？抑或此種群體存在嗎？因為若無提及此部分的內容，讀者可能會認為帝制晚期中國是全面且缺少（或無法）選擇地接受西方的相關知識。

《太監之後》一書，展現出獨有的歷史縱深，同時也含有屬於當代的性別關懷，藉由重新挖掘中國「性」的轉變，安置那些長久存在於中國歷史，卻鮮少成為關注對象的，或原先不知該如何被說明、解釋的性主體。本文認為，這是作者除卻學術價值外，更大的社會文化貢獻。

## 參考文獻

- 桑梓蘭 (2014),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許維賢 (2015), 《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黃金麟 (2009), 《戰爭、身體、現代性》。台北：聯經。
- Ko, Dorothy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苗延威譯 (2007), 《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台北：左岸。

### ◎作者簡介

曹育愷，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生。興趣研究領域為民國時期醫療史、身體史、文化史等課題。近期關注的議題為：科技、技術與醫療如何介入民國時期不同歷史行動者對身體認知的形塑過程，以及討論何謂現代的身體。

### 〈聯絡方式〉

Email: 108153502@nccu.edu.tw